

N. 斯維特洛夫：

史大赫



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

史大林

N. 斯維特洛夫著

— 1946 —

自由叢刊之一

史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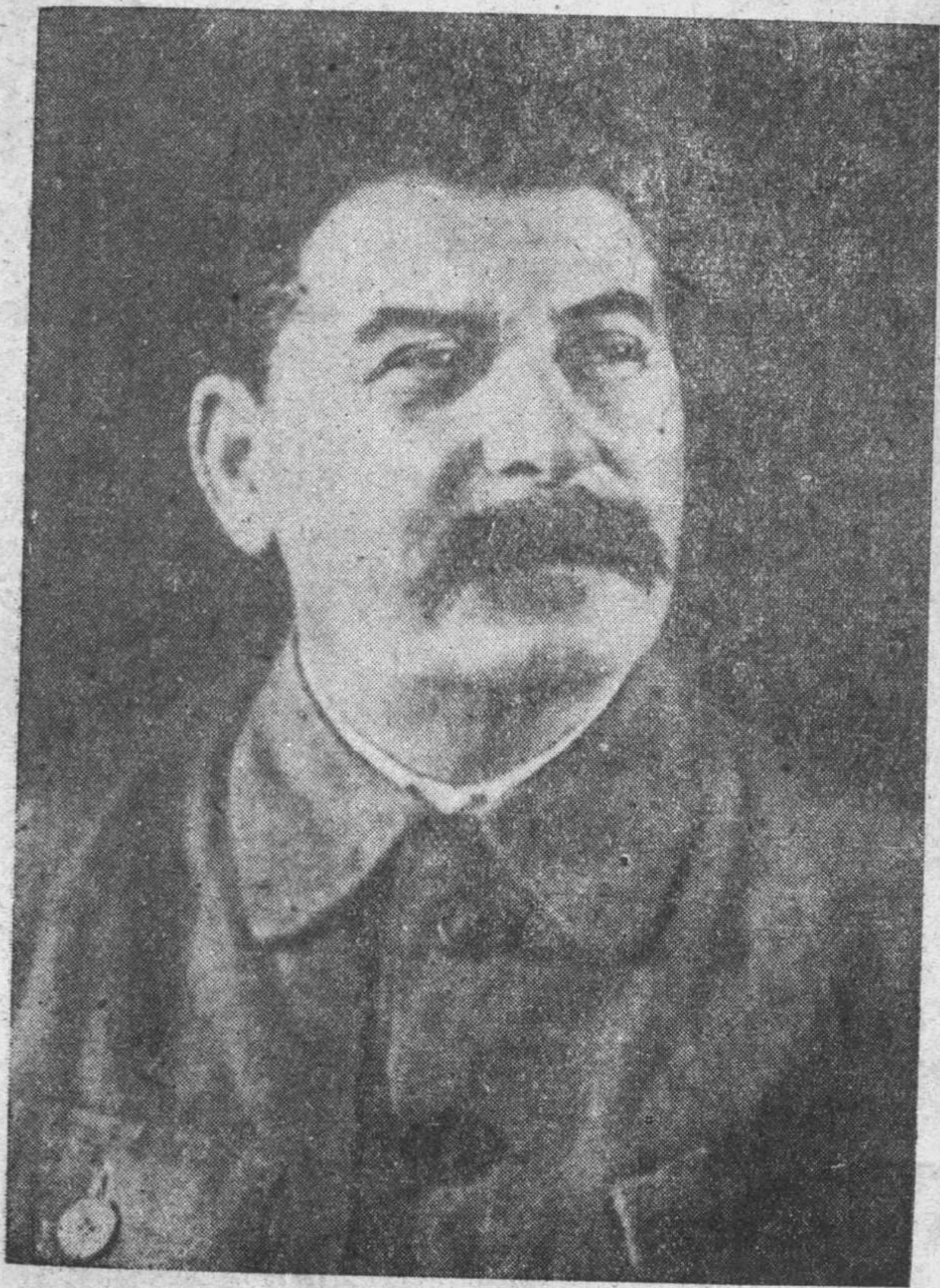
著 者 N.斯維特洛夫

出版者 大同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P) 1—5000



『時間的匠人與主人』

蘇聯作家符西伏洛德·伊凡諾夫在回憶一次和馬克西姆·高爾基會見和談話的時候說：當話題觸及人民在他們自己作的定論中所產生的那種敏銳而準確的話的時候，高爾基……

『……凝視着香烟的烟霧，沉思地說：

『「人民常常說出非常驚人的定論，這種定論應該立刻就記錄下來；這種定論常常是我們文學家們所永遠想不出的。如果你，譬如到西比利亞去，到符拉其米爾·伊里奇和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居住過的地方的人民中間去走走，你就可以碰到非常敏銳而準確地描寫這兩位偉人的話。譬如，頓巴斯有一個工人談論史大林時說得好極了：「他是時間的匠人！他每一分鐘都能憑經驗知道向那一方和向什麼。」這是說得多麼好的話，又簡短又公正。

『亞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向我的眼睛望了一下又說：

『「我們的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不但是時間的巨人，而且是時間的主人。」』

高爾基說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這幾個字的

時候總是含着非常的愛意，而且聲音非常柔和。他的眼睛當時添上了一種感動而同時又尖銳有力的光彩。他拿出手帕，擦擦鬍鬚，然後微微地笑了，彷彿自己也很奇怪，——這幾個字竟會說得這樣好而有意思。

『他一生憎恨的是那種自命爲「主人」的大大小小的人物。高爾基一生幻想的是田野和工廠的真正的主人，堅強而聰明的真正的主人，他幻想的時間的主人和巨人是這樣的：時間一到了他的手中就能獲得最巧妙的創造的形式，譬如像在五年計劃中的情形！現在瞧，高爾基和其他幾千幾萬個創造者共同爭到了可以稱呼和看見人是勞動的真正的主人的權利，而在這幾千幾萬個新人，大地的新的主人中間——第一批靈感的主人中的第一個主人是偉大的革命家與學者史大林！』

把史大林當作『時間的匠人與主人』看的定論非常成功地形成了每一個或多或少地知道些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的生活的人們所保存的印象。史大林所特具的有效地利用每一分鐘的非常的才能不能不使每一個勞動者欽佩，高爾基也正就是這樣的勞動者，偉大的勞動的蘇維埃國家就是幾千萬萬

這樣的人所產生的。

爲了最進步的理想而進行不斷的勞動和不斷的堅強的鬭爭——這就是用幾句簡短的話所能說的蘇維埃國家的領袖的傳記，就是那以無數最偉大的勝利聞名的傳記。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在他描寫史大林的那本書中所說的話不是沒有理由的：『他的生活史——這是克服許許多多不斷的困難的許許多多不斷的勝利。』後來又在描寫這些勝利的時候，亨利·巴比塞說：『從一九一七年開始，沒有一年他不完成幾件可以使任何人永垂不朽的功業。』

我們來回頭看看六十六年之前，即蘇維埃國家的領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所過滿的幾年之前，同時我們來簡要地從早時起追溯這一位非常人物的生活，這一位人物對於我們大家可以奉爲生活上的最好的導師之一。

童 年

史大林傳的開始要把我們遠引到山明水秀的喬治亞去。喬治亞地方的大自然和歷史曾經在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優美的詩中歌頌過。那裏有一個古城，名叫郭里，位在庫拉河岸。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該城一所用灰裏帶紅的喬治亞磚築造和

用薄板蓋頂的小屋子裏的平常的喬治亞勞動者之家誕生了一個名叫約瑟夫的兒子。這孩子的父親叫維薩里翁·伊凡諾維奇，是以製鞋爲業的。他本是農民出身，生長在第第一里洛。母親也是喬治亞的農女，名叫葉卡吉琳娜·喬治葉芙娜。

這一所小屋子中有一個又低又暗的地窖。史大林就生在這裏。他的搖籃就在這裏。

約瑟夫的童年是在街上和郭里城的貧民們度過的。這一個小小的瑟瑟（約瑟夫的小名）是各種遊戲的創始者之一。他能够非常準確地用橡皮筋彈人；作兵士遊戲時，他總是做司令；他喜歡球戲，歡喜解答謎語；喜歡在小溪中洗澡，喜歡和孩子們唱歌……

神 學 校

無憂無慮的童年很快的過去了。到了讀書的時候。郭里城中有一個四年級制的神學校，瑟瑟的母親就把他送到那裏去，他夢幻着想使兒子受很好的教育。一開始讀書，這孩子就展開了非凡的才力，書籍不久就成爲他的嗜好。但是學校圖書館內的『宗教』性的書籍不合他的胃口，所以他在城內一

個書商的圖書館裏取書閱讀。喬治亞和俄羅斯的作家們所寫的書在瑟瑟面前展開了現實的世界，他用自已的眼睛辨別它的正確性，注意地觀察周圍的生活。

史大林同學之一郭果希亞說，他們在學校時代曾經作過下列的談話：

『我們年紀很輕，還沒有充分的生活經驗，我們愛談抽象的話題。我說到上帝。約瑟夫聽了我的話之後，沉默了一會兒，回答道：

『「你知道嗎，我們受騙了，上帝是沒有的……」』

『這幾句話使我大吃一驚。我從來沒聽人說過這樣的話。

『「瑟瑟，你怎麼說？」』

『瑟瑟說：

『「我給你讀一本書，從這本書中你可以知道，世界和全部生活的秩序是另一個樣子的，說有什麼上帝的那一套話是荒謬絕倫的胡說。」』

『「這是本什麼書？」』

『「達爾文。這本書是一定要讀一遍的，」瑟瑟堅持地說。』

神 學 院

一八九四年，約瑟夫·朱加雪維里（史大林的眞姓）在神學校畢業，名列前茅，因此由教育機關介紹進神學院。

這一年秋天，他到蒂弗里斯去，住在神學院的公共宿舍裏。神學院裏管教很嚴。沙皇政府竭力想依靠神學院來把喬治亞青年們培養成專制政治的忠僕。所有一切喬治亞的民族性和獨立性，在神學院都受到迫害。神學院學生如果用喬治亞的民族語言說話就要受到嚴厲的責罰。晚上五點鐘起宿舍大門就緊閉。全世界就在這幾小時中和神學院的學生們隔絕了。戲劇、報紙、雜誌的活動都是嚴禁的。神學院院長是政府中的宗教事務院派來的教士賽拉菲姆，他是以那一篇以『伐拉姆的驢子是用什麼語言開口說話的』爲題的『最富於學術性的』學位論文出名的。

然而向所謂『自由思想』進行的鬭爭祇是更尖銳地擴大了反抗精神而已，神學院一直沸騰着被壓制着的暴動，這種暴動逐漸變得表面化了。在史大林進神學院之前一年，曾經發生過一次大膽的暴

動，結果是給警察救平了。

教士的極端反動和青年們對於真正科學智識的追求之間存在着極深的鴻溝。年輕的瑟瑟率領着青年們努力追求真正的學問，他指示和選擇書籍給自己的同學。法拉馬里翁的作品，關於利迦略和哥白尼的書籍，達爾文的兩卷『人種起源』，費爾巴哈的『基督教本質』，關於俄羅斯歷史、法蘭西歷史、巴黎公社等的書籍，最後是純粹馬克思主義的作品，其中有一種是神學院學生們在城裏找到和複抄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這就是神學院學生們秘密閱讀的書籍的大概。

神學院裏組織了各種秘密的小組（民族主義小組，人民主義小組，馬克思國際主義者小組）。最後一個小組是瑟瑟·朱加雪維里所組織的，那時他還祇有十七歲。史大林的同學拉陀·格茨霍維里因組織暴動而被開除出神學院，他在城裏也組織了另一個同樣的馬克思國際主義者小組。史大林通過格茨霍維里的關係而和馬克思主義者們發生聯絡，因此開始取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著作。

史大林及其同學們也關心優秀藝術的典範作品，他們讀托斯爾泰，陀斯妥益夫斯基，赤爾納雪夫斯

基，戈果理，薩爾蒂珂夫-錫且特林庇薩列夫，白林斯基，陀勃洛劉波夫，他們也讀喬治亞的作家。

喬治亞當時有一張報紙，名叫『伊維里亞』，是有名的喬治亞作家伊里亞·恰夫恰伐德席所編輯的。該報曾以顯著的地位登載好幾次史大林的詩。這些詩都是用喬治亞文寫成，文學的趣味極高，詩中所表達的是喬治亞人民對於未來的自由的信念。史大林的詩在一九〇七年時就被收入一本喬治亞傑作選集裏。這選集是喬治亞社會活動家M·凱倫傑里德席所編選和出版的。

史大林由於埋頭閱讀他能從中獲取真正知識的書籍而把沒有趣味的書籍完全扔開了。他在考試時祇求獲得及格的分數，以便應付而已。他放在革命工作上的精力愈來愈多了。他恢復了拉陀·格茨霍維里從前出版過的神學院的秘密雜誌。史大林的小組用會員會費在城裏租一間房間，以便集會之用，他們並且在那裏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圖書館。

實踐活動的開始

不久，青年的史大林開始實踐的活動了。他研究當地烟草工廠工人們的生活狀況，並且和工人們

結識和開始在他們中間進行啓蒙工作。後來他和鐵路工場的工人們發生關係，在他們那裏形成小組，籌劃有組織的罷工和準備自己接受第一次戰鬥的革命洗禮。

一八九七年，史大林以神學院各秘密小組代表的地位和蒂弗里斯地方的社會民主黨的秘密組織發生聯繫。而在第二年，他就正式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了。他在城裏自己周圍組織了一個並不很大但是却很堅強的集團，目的是在於引導工人革命運動進入全俄羅斯向專制政治作政治鬭爭的河床。因此從開始他自己的實踐的革命事業的第一步起，他就擯絕了機會主義者而走上領導無產階級羣衆革命運動的正確的道路。

有一個工人回憶史大林在某次鐵路工場工人的秘密集會上的談話道：

『瑟瑟站在桌子的旁邊，手裏拿着一小張記錄的紙。他說話清楚而形象化。

『「祇要工人們想這末做，工場就停工，火車就不能在鐵路上走……那時候老闆們就會跑到警察局裏去，跑到總督那裏去，他們就會派大軍來強制工人們恢復他們自己的苦工。所以，無產階級不單

是要反抗資本家老闆，不單是要反抗地主，而且要反抗現有的整個制度，反抗專制政治……」

『問題是完全在於組織自己。怎麼樣組織呢？關於這一點他這樣說：』

『「先在所有各工廠和各企業中組織成小組，然後由各小組中最優秀、堅強和可靠的人建立一個組織來領導各小組、各種罷工活動和全部的革命運動。這就是工人的黨，社會民主工黨。這樣的黨俄羅斯已經有。祇要聲明自己是它的黨員和在實際上證明我們是配做它的黨員就行了。」』

『大家都感到了空前的激動……大家站起來，喧鬧而混亂，每一個人都走上去想和這一位持重的青年握手。』

史大林的秘密工作就這樣的進行着，而同時神學院裏却過着另外一種生活。

『在「禮拜五大齋日」，』史大林有一個同學叫達拉克伐德席的回憶道，『按照慣例，神學院的學生們是沒有東西吃和沒有水喝的。這是大齋期，教堂裏舉行禮拜儀式，這一天對於吃是想也不必想的。孩子們開玩笑，說他們要受到回回教式招待：「等到月亮上昇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進餐的准許

了。」這一天當然是不許任何人出校的。但是大家想吃東西。「犯犯罪吧！」大家聚集了錢，託校役去買了麵包和香腸。瑟瑟安慰大家道：

『「不要怕，孩子們，」他一面吃香腸，一面說，「我們的靈魂是不會滅亡的。我們要在這裏地上享受……」』

『忽然門開了，院長的一個陰險的僕役向房間裏偷看了一眼。他立刻把這件巨大的罪行報告校長。院長就住在旁邊，他馬上到罪犯那裏去，但是他祇在他們面前走過，沒有說一句話。香腸已經吃光了。』

從這一件小事情就可以看出神學院學生們所生活的那一個環境和他們對宗教觀念所抱的態度。

神學院學生約瑟夫·朱加雪維里特別為學校當局所注意，因為督學官亞巴雪德席因他閱讀禁書而捕獲他不止一次了。

譬如，在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有人向神學院院長告密，說：『晚上九點鐘在食堂裏，約瑟夫·朱加雪維里身邊圍集着一羣人，朱加雪維里向他們誦讀幾本沒有為神學院當局所通過的書籍，因此學生們都受了搜查。』

朱加雪維里在監禁室裏也坐了不少一次了。然而後來終於明白，他是不會和神學院當局相安無事的，學校當局明白他是沙皇政權的強而有力的政敵，因此在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亞巴雪德席向學校會議提議：『將不穩份子約瑟夫·朱加雪維里開除出神學院。』這提議被接受了，但是正式公布開除的原因是『不繳學費與考試時無故缺席。』史大林自己在一九三一年填寫史大林區（莫斯科市）黨人會的調查表時對於自己所受教育的問題曾經這樣作答：『因宣傳馬克思主義而被開除出正教神學院。』

職業革命家

從這時起，史大林生活中起了激烈的轉變。他成為完完全全的『職業革命家』，把全身獻給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了。

他進蒂弗里斯天文台做觀察員，他在夜裏工作之後，白天就空了。他寓所裏常常聚集着蒂弗里斯社會民主組織的會員。從史大林和他的革命友人拉陀·凱茨霍維里所居住的那個房間裏有線索通到城裏工人罷工的各處地方去。史大林向喬治亞的合法的革命組織『梅薩群達西』提出了關於出版秘密刊

物的問題，但是完全被否決了。於是他設法進赫拉德席的印刷所去做經理。他和工人們密切地接近之後，就不讓老闆知道，暗中偷偷地出版祕密的小冊子。後來史大林和他自己的朋去們合辦了一家地下的小印刷所。蒂弗里斯佈滿了無數反對政府的書籍。這種書籍的出現使警察們全部動員，密探們也開始注意了。史大林祇好轉入祕密的狀態。在他領導之下，工人運動開始轉取尖銳的政治性和提出反抗專制政治的明晰的口號。一九〇〇年，他在鹹湖沿岸舉行第一次五一節。參加的工人達五百名。警察到第二天才知道這件事。

一九〇一年，城裏在史大林領導之下第一次拿了畫着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肖像的紅旗而舉行五一節示威游行。游行的隊伍遇到哥薩克和警察。他們手持刀劍和鞭子向游行者衝去，在頑強的戰鬥之後把游行者驅散了。

這一次游行在俄羅斯國內國外獲得了廣大的反響。列寧的『火花』論道：『四月二十二日(舊歷)星期日在蒂弗里斯發生的事件對於全高加索是一件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大事：從這一天起，高加索開始了公開的革命運動。』